

你懂我的爱

MY LOVE JUST FOR YOU

雪影霜魂◎著

爱你是一种默默的守候，哪怕错过了，我也会在原地等你。

在世间的千万人海中，总有那么一个人，
他的出现，会是你生命中的奇迹。
他最懂你，也最懂你的爱！

MY LOVE
JUST FOR YOU

新华语阅读时代纯爱代言人

雪影霜魂

倾情奉献，温婉绽放！

中国华侨出版社





你懂我的爱

MY LOVE JUST FOR YOU

雪影霜魂◎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懂我的爱 / 雪影霜魂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113-2199-2

I. ①你… II. ①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24282号

● 你懂我的爱

著 者/雪影霜魂

出 版 人/方 鸣

特约监制/马志明

选题策划/刘连生

责任编辑/白 豫

特约编辑/王文新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新兴工作室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00mm×970mm 1/16 印张/16.5 字数/250千字

印 刷/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版 次/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2199-2

定 价/28.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605959 传真: (010) 8260593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卷 仇 人	/ 001
第二卷 多事之冬	/ 037
第三卷 对不起，谢谢你	/ 093
第四卷 爱情的萌芽	/ 135
第五卷 你懂我是为什么	/ 185
尾 声 等到连叶田田时	/ 249
后 记 总有那么一个人	/ 256

第一卷 仇人

之前她一直没有仔细看他，只是眼角余光范围内有个穿一身黑色名贵西服的人影。这会儿认真真一端详，那五官的轮廓都渐渐浮现出依稀熟悉的影子，她的手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起来——没错，是他，就是他！由一个名字，她认出了八年前的那个仇人。

1

晚上七点半，叶田田和两个漂亮女同事已经准时抵达某豪华私人会所。

这家位于G城市中心繁华路段某大厦顶层的会所装潢得优雅奢华，璎珞重重的水晶灯绽放着璀璨光芒，厚厚的手工地毯让脚步变得轻盈。透过明净的落地玻璃长窗可以俯瞰城市灯火流光溢彩，上仰夜空星辰璀璨。

如此琼楼玉宇般的场所，自然不是普通人来得了的。这里一向座上谈笑有显贵，往来无布衣，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陪衬在这些人物身边的，是一个个倾城倾国的美女。

在这种场合中，美女就如水晶灯、琉璃盏、翡翠盅、象牙箸一般，是昂贵、华美的陈设品。

叶田田和同事就是来充当陈设品的。今晚某机构的董事长在这里宴请宾客，她们应邀来做陪客。

她们供职的经纪公司规模中等，走秀规格不高，想要熬出头成为名模的机会非常渺茫，纯粹在吃青春饭罢了。青春很美好，青春也很短暂，因为都知道时光催人老，所以大都想趁青春美貌时为自己谋条好出路，多碰碰机会。

叶田田是公司为数不多的没有要嫁个有钱人想法的模特。她十八岁还是崇尚爱情至上的年龄，信奉有情饮水饱，对有钱人终成眷属的说法抱以稚气的鄙夷。

叶田田刚上大学不久，课余勤工俭学找工作时在网看到这家公司招兼职模





特。她各方面条件都符合要求，就抱着试一试的念头来了。面试后第三天她得到录取通知，培训几周就正式开始接工作。

因为刚入行资历浅，加上年轻脸皮薄，叶田田目前接的工作大都是开业典礼上的礼仪模特或商场的走秀模特，内衣秀、泳衣秀是不接的。这样的工作以前也没安排过她，这次是因为原本安排的一位模特下T台时，不小心一脚踏空扭伤了脚踝，带着伤没办法出席。临阵换人，Jack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就打电话叫她赶来顶上。

起初听说由公司安排去吃饭也算工作、也有收入，叶田田觉得难以置信。等到Jack给她大致解释一番何谓公关饭后，她又有些胆怯，怕自己应付不来。Jack让她放心，说这种场合并不难应付，只要多微笑、少说话、举止斯文就行了。

“你们应酬的客人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绝不会毛手毛脚乱来。他们一个个都是绅士，你只需扮淑女配合就OK。好了，你先和沙美去她家换衣服和鞋，她的衣服、鞋子的尺码你都能穿，我让她先借一套给你。换好后就和她们一起出发吧。”

Jack想得真周到，叶田田从大学宿舍赶来时穿着一身粉色休闲装，这身装束是肯定不能出席宴会的。

在沙美家换衣服时，那件无领无肩无袖的裹胸式黑色小礼服却让叶田田颇有些踌躇，因为感觉太暴露了。

沙美觉得叶田田很好笑，说道：“小姐，你是干嘛行的？模特这一行能害臊吗？几时让你走一场内衣秀你才知道什么叫暴露！”

看了一下衣橱里的其他衣服，叶田田赔笑道：“沙美姐，要不我换那件旗袍式的裙子好不好？”

“随便你了，真是麻烦。”

得到首肯，叶田田赶紧把黑色小礼服挂回去，另外拿出那件旗袍裙穿上，然后化妆。沙美一迭声地催她动作快点，这种宴会是不能迟到的，她们一定要在客人到之前到达，充当美丽的布景。紧赶慢赶，总算赶在预定时间准时到达。

进了会所，被人领进一间气派非凡的贵宾厅后，叶田田悄眼一打量，发现一共来了七八个女孩子，几乎个个都穿着很清凉、一件更比一件低胸的礼服裙。有一个似乎挺保守，一袭桃红长裙，从前面看裹得严严实实，可是一转身，整个雪白后背直至腰部一览无遗。

叶田田以前在电视上看明星走红地毯时见过类似的阵仗，但现在却是真人秀，自然免不了少见多怪。沙美有些不屑地一撇唇角：“你简直像个什么世面都没见过的乡下人。”

来到这种地方，叶田田自觉如刘姥姥进大观园，所见所闻均前所未有的。她不可避免地有些拘谨，跟在沙美身边亦步亦趋，谨言慎行。

沙美来这家会所吃饭不是第一次了，她告诉叶田田今天请客的霍董事长比较大方，每次吃完饭都会派一个红包给前来作陪的美女们。除此外还另有交给公司的模特出场费，那笔费用公司要分成，这个红包则可以自己留着。

叶田田听了不免好奇地四处张望：“哪位是霍董事长啊？”

沙美说：“霍董事长现在不在，可能在里面那间休息室和客人谈话。一会儿他出来后看有没有机会介绍你和他打个招呼。”

八点钟晚宴正式开始，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的霍董事长出现在贵宾厅，身边还跟着两个衣冠楚楚、仪表堂堂的年轻人。

沙美立即眼睛一亮，压低声音对同来的另一位美女同事曼丽说：“哇，真没想到今晚居然还有青年才俊，以前这种宴会都是老家伙一堆。”

曼丽也笑着附和：“是呀，霍董事长的饭局我也参加好几次了，每次都是一帮阿叔阿伯在一起聚会聊天，简直闷死人。今晚这顿饭看来没那么闷了，起码有帅哥养眼，不用老对着皮打皱的叔叔伯伯们。”

的确，那两个年轻人年纪看上去至多不会超过三十岁，而其他客人目测年龄应该全在五十岁以上。在场的男宾一共有八位，作陪的美女们人数相等。排座时男女分插安排，每位男宾旁坐一位女宾，这是这种宴会通常的惯例。





落座时，叶田田被安排在霍董事长旁边，她的另一侧就是两位年轻人中的其中一位。他穿着一身修身合体的名贵西服，随意地朝她点头微笑了一下。那微笑浅之又浅，客气矜持中有含蓄的傲慢。

叶田田也微笑一下以示回应，并不刻意与之攀谈。这种应酬她没经验，就牢记Jack所说的多微笑、少说话、举止斯文。

宴会正式开始了，侍者轮番呈上的菜肴每一道都美观如艺术品。叶田田因为之前从没参加过这种高级宴会，餐桌礼仪也不是太明白，便仔细观察坐在斜对面的沙美的一举一动，跟着举箸或停匙。沙美身边坐着另一位年轻人，她正和他聊得眉开眼笑。

客人们一边吃一边聊天，聊股市、金融、房地产业等。这些商业精英们的聊天内容是叶田田所不懂的，作陪的美女们也大都不懂。不过作为美丽的活动布景，她们不需要懂这些，只需要保持一副倾听的姿态，并时不时地报之以微笑就行了。

听着听着，叶田田渐渐察觉坐在她身边的那个年轻人很受赏识。在座的一群叔伯辈都在夸他，什么年少有为、后生可畏等。霍董事长看他的目光更是格外欣赏：“家骐，老连有你这么一个儿子真是可以享清福了。启明要是能赶上你一半，我就知足了。”

霍董事长的话让另一位年轻人面露愠色，他皮笑肉不笑地说道：“爸，可惜连家骐再好跟你也没关系。我再不争气也是你亲生儿子，有必要这样捧着别人踩自己儿子吗？”

气氛有些僵，这时候就是美女派用场的时候了。沙美赶紧笑靥如花地岔开话题，让气氛缓和下来。

霍启明板着的面孔渐渐松动时，谁也没有注意到，叶田田的脸色却变得苍白僵冷起来。她扭头看着坐在身边的那个连家骐，全神贯注的目光，像探照灯般定定地照在他的脸上。

应是敏锐地察觉到了她的注视，连家骐稍带几丝讶异地扭头回望了她一眼。

之前她一直没有仔细看他，只是眼角余光范围内有个穿一身黑色名贵西服的人影。这会儿认认真真一端详，那五官的轮廓都渐渐浮现出依稀熟悉的影子，手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起来——没错，是他，就是他！由一个名字，她认出了八年前的那个仇人。

霍然立起，激动至极的叶田田想也不想就高高扬起右手，对准连家骥的脸颊倾尽全力扇了一巴掌。

“啪——”，清脆的耳光声震得满桌人齐齐愣住。事发突然，所有人都惊愕万分地睁大眼睛，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沙美的嘴更是张得几乎能塞下一个鸡蛋。震惊过后，她最先回过神，慌忙离座过来把叶田田拖到一边：“你干吗？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被掌掴后，连家骥的脸颊迅速浮起几道红色指痕。他莫名其妙又怒不可遏地站起来，盛怒之下仍然尽量维持风度，只是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冰冷的声音：“这位小姐，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失礼的地方，以致要挨你一巴掌！”

叶田田瞪着他咬牙切齿，一字一句吐得缓慢有力：“连家骥，你还记得叶振雄这个人吗？我是他女儿。”

她的提醒很有作用，连家骥闻言一震，再看向她的目光怒气骤减，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意想不到和难以置信。好半晌他才说话，眸中神色异样、复杂：

“原……来……是……你。”

沙美听得云里雾里，不明所以然。但现在明白所以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她们是公司派来吃饭的，叶田田却在宴会上打了霍董事长的贵客，这怎么可以呢？她赶紧劝叶田田向连家骥道歉。

叶田田断然否决了沙美的道歉要求：“什么？要我道歉？我恨不得再扇他两耳光。”

沙美急了，压低声音在她耳边训斥道：“小姐，你不要这样意气用事行不行？今晚你这里是公司安排的工作，你这是什么工作态度呀？你知不知道这种行为会得罪客户的？霍董可是公司的大客户。”





叶田田自知自己的行为会对公司造成影响，但是她实在没办法控制自己。她不可能向连家骐道歉，也不可能继续若无其事地陪着吃完这顿饭了。

“对不起，霍董事长，我破坏了您今晚的饭局，在此郑重向您道歉，请您原谅。另外，也请您不要因此对我们公司有什么不良看法，这是我的个人行为，不代表公司，明天我就会向公司引咎辞职。现在我先告辞了，再见。”

2

离开私人会所后，叶田田没有回学校宿舍，而是转两趟车回了家。半路上Jack的电话就追来了，气急败坏地把她大骂一顿。

“小姐，你有没有搞错？今天晚上让你去那家会所吃饭是公司安排的工作，你却动手打了霍董事长的贵宾。大客户都被你得罪了，早知道这样宁可少一个人也不安排你去。你们这些小女孩就是这样意气用事，完全不考虑公司的利益，没有职业操守……”

虽然站在个人立场上，叶田田自认甩给连家骐的那一巴掌打得理直气壮，但站在公司立场她自知理亏，只能一声不吭地任Jack责骂。好在他骂得正起劲时，手机突然滴滴地响起了断电提示音，而后直刺耳膜的训斥声就中断了，让叶田田暂时得了个耳根清静。

到家时已经快十一点了。叶田田掏出钥匙打开房门，门一推开，客厅墙壁上父亲叶振雄的遗像正迎着她。其人虽已逝，音容笑貌宛如昨天。

叶田田的母亲田娟刚刚睡下不久，听见开门的声音很意外，她披衣迎出来：

“田田，你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叶田田欲言又止，终究还是决定什么都不说：“妈，人家想您了嘛。”

田娟宛尔一笑：“这么大了还撒娇。肚子饿不饿，要不要给你煮碗面？”

“不用了，我不饿，妈您快去睡吧。小心着凉。”

把母亲推进卧室让她重新睡下后，叶田田独自在客厅对着父亲的遗像端详。看着看着，泪水不受控制地溢满眼眶，模糊了视线中那张慈祥的笑脸……

八年前，叶田田十岁，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他们一家三口过着平凡却幸福的生活。但是，一个初夏的夜晚，一场惨烈的车祸，让一切都改变了。

至今叶田田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个晚上。那个晚上一切原本都很好、很温馨，父亲那天破例没有加班，早早回来教她做功课，又亲自下厨做了几道拿手好菜，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吃了晚饭。然后父亲说有点事要出去一趟，她当时还拿了皮鞋给他换，学着妈妈的口吻交代：“早点回来啊！”

父亲笑咪咪的，抱起她用力地亲了一下：“好的，我的宝贝闺女。”

可是父亲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了。九点过后，母亲正安排她睡觉时接了一个电话，没说几句就哭了。一边哭，一边又把她从被窝里拉出来重新穿好衣服，然后疯了似的拖着她赶去医院。医院等待她们的是一张洒着大块血迹的白被单，被单下的父亲已经紧闭双眼，一动不动。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告诉她们伤者送来途中就已经宣告不治。

父亲就这样死了，母亲哭得撕心裂肺。十岁的她虽然还不太明白什么是死，但是母亲的悲痛欲绝让她也跟着号啕大哭。哭累后她沉沉睡去，第二天睁开眼睛时她习惯性地叫爸爸，每天早晨都是爸爸叫她起床的，可是这一天却没有父亲的笑脸迎接她，以后都不会有了。她终于明白死是什么，死就是没有了，永永远远没有了。她再也不会再有父亲了，父亲已经与她永别。

父亲死于交通事故。当时他正步履匆匆地过马路，一辆超速行驶的小汽车把他撞飞老远。撞上他的司机不但没有停车救人，反而还加大油门逃掉了。虽然事发后一个小时内肇事司机又主动向交警部门投案自首，那是个年轻的大学生，驾驶的是自己的私家车。他陈述说当时撞人后太紧张了才仓皇逃离现场。但是叶田田和母亲都无法原谅、也不能认同他的说辞。因为车祸发生时路人目睹，马路的路口也有监视摄像头，即使肇事车辆逃跑了也能通过车牌号码抓回来。司机





回来自首想必也是基于这种认识，绝非什么良心发现。

在事故发生后的处理过程中，肇事司机连家骐最初一直避而不见，只由律师出面谈判。声称可以多付赔偿金，只求尽早了结此案。叶田田的母亲田娟则坚持一定要和当事人面谈，终于让连家骐本人出现在交通局的办公室里。

他一露面，田娟就如母狮般冲上去朝他劈头盖脸乱打一气。一边打一边哭：“杀人凶手，我不要你的钱，你还我丈夫！你把丈夫还给我！”

叶田田也一边哭一边帮着母亲打人，她年纪小、力气弱，打是打不痛人的，就抓起仇人的一只手臂狠狠咬下去。七八只手来拉来劝，拉开了田娟却一直没办法拉开她。她像一只钳住人就不肯松开的小螃蟹，死死吊在连家骐手臂上，痛得他咝咝倒抽冷气。

律师气急败坏：“就知道家属没办法保持冷静，所以我一直代表当事人出面谈。看看，看看，这像什么话！交通意外那是意外，你们这样做可是蓄意伤人。”

如果不是叶田田当时还在换一颗乳牙，用力咬人的过程中那颗牙掉了，她还不知道会咬住连家骐多久不放。当她松开嘴时，连家骐的手臂上已经添了一个血肉模糊的伤口。随即他在律师的陪同下迅速离开，当天的和解谈判不得不结束。

一场歇斯底里的发泄后，在交警队和律师的百般调解、协商下，叶田田的母亲最终还是签了和解协议接受赔偿。她必须接受现实，丈夫已经不在了，生活却还要继续，孤儿寡母过日子，有赔偿永远胜过没赔偿。肇事者连家骐由律师代表出面赔偿了她们五十万，这笔赔偿金对于普通人家而言可谓一笔巨款。可这笔巨款却是用父亲的生命换来的，再多的钱也弥补不了人亡家破的痛苦。

很长一段时间里，稚龄的叶田田一想到让她失去父亲的那个仇人，就幼稚地拿着粉笔到处乱写：连家qi是大坏蛋！连家qi是王八蛋！

那时连家骐这个名字她还不会完全会写，就用拼音代替不会写的字。这个名字牢牢地记在了她心里，杀父仇人，她永远不会忘记。

尽管已经时隔八年，在霍董事长的宴会上一听到连家骐这个名字时，叶田田马上就震动了。扭头细看，不是同名同姓，细细辨认那张脸就是当年的连家骐。

八年前虽然只见了他一面，但那一面她至今记忆犹新。认出了曾经咬牙切齿憎恨过的仇人，她冲动得都忘了自己身处的场合，想也不想就给了他一巴掌。

看着照片上微笑的父亲，叶田田含泪低语：“爸，今天我遇见了八年前撞死你的那个家伙连家骐，我狠狠扇了他一巴掌。这种人居然还活得那么好，老天爷真是不公平。”

次日上午没课，叶田田离开家后便先去了公司辞职，顺便把昨天借沙美的衣服、鞋子送过去还她。

见到Jack时，叶田田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再挨他一顿臭骂。谁知他的表现却与昨晚截然相反，不但没有再怒气冲冲地训斥她，还表现得和颜悦色，并且不批准她辞职。

“辞什么职啊，刚给你接了新工作。霍氏机构的霍启明先生，力荐你为一家网球俱乐部拍一组宣传海报。”

霍启明这个名字叶田田还有印象，不就是昨晚宴会主人霍董事长的儿子嘛。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会吧？我昨晚搞砸了霍董事长的宴会，应该得罪了他们才是，霍启明为什么还要给我这个机会？”

Jack这个老江湖一脸了然，慢吞吞地道：“你虽然搞砸了霍董事长的宴会，但你并没有得罪霍启明。老子赏识的人儿子不一定喜欢的。”

想起昨晚宴会上，霍启明曾经因父亲对连家骐表示欣赏而不愉悦的表现，叶田田渐渐会过意来。

“好了，辞职的事就别提了，你准备接新工作吧。报酬给得很高，你走运了。”

叶田田还意有迟疑：“可是……”

“可是什么？大好机会就别犹豫了。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就这样说定了。”

叶田田想想也没有再拒绝，无论如何这是一份诱人的工作。拍摄宣传海报总





比当捧着剪彩缎带的礼仪小姐或在商场走秀要强，赚的钱也更多。父亲去世后母亲一直没有再婚，独自一人把她拉扯大，吃了不少苦。如今她已经成年，课余出来兼职就是想尽可能地为母分忧。有这样的机会为什么要放弃呢？

见她点了头，Jack又正色道：“叶田田，既然你要继续留在公司工作，那么有件事我要和你说清楚。就是昨晚那种情况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我不管你和谁有什么私人恩怨，总之私人的问题请你私下解决。在你作为公司员工接受工作安排时，绝对不能对客人有失礼或无礼的行为，知道吗？”

Jack一番话句句在理，叶田田也无从反驳，只能默然点头。

离开公司前，Jack交代叶田田星期天上午九点，在校门口等公司的车来接她去那家网球俱乐部拍照。

3

下午回学校上课，叶田田几乎是踩着上课铃进的教室，差一点就迟到了。这堂课的老师一向以严厉著称，他的课几乎没人敢迟到。

同寝室的女生游星已经替叶田田在教室里占了一个座位，一见她从教室门口进来了就赶紧招手：“叶田田，到这儿来。”

和叶田田一样，游星也是G城本市人，娇小玲珑的一个女孩子，眼细眉淡，肤色白皙。她和叶田田是同一所中学毕业的，只不过以前不同班彼此并不认识。考进同一所大学念同一个专业后，先一问同为本市人，再一问还就读过同一所中学，关系自然比班上的其他同学来得要亲密。她们特意申请换成了同一间寝室，用游星的话来说是每天同吃同睡同学习同娱乐。只差一个同工作了。叶田田当初去应聘兼职模特时，游星原本也很有兴趣的，只可惜她的身高不达标，而这偏偏是模特的基本要求，只能遗憾地作罢了。

叶田田走过去还没坐稳，游星就问她：“昨晚你居然没回寝室睡觉，手机又

打不通。老实交代干吗去了？不要告诉我模特公司安排你通宵加班，我可从没听说过模特走秀要走通宵的。”

“昨晚我回家去了。手机没电了，充电器又在宿舍没法充电，这会儿手机还开不了机呢。一会儿回宿舍第一件事就是给手机充电。”

“噢，你不是接到公司电话要你去东城区接工作吗？怎么又回家了？你家可在西城区，南辕北辙的两个方向呀！”

“公司安排的工作我没法完成，就干脆提前离开回家看妈妈去了。”

游星越听越不明白：“为什么没法完成？你能不能说清楚一点？是不是公司安排的工作有问题？”

“公司安排的工作倒没什么问题，是去一家高级会所参加一个晚宴，陪一群商界名流吃饭。”

游星睁大眼睛，又是惊讶又是羡慕：“去高级会所出席晚宴也能算工作内容？听起来这工作很不错呀！我倒想有这样一个去开眼界的机会，可惜身高不够混不进模特圈。你怎么会完成不了呢？难道是那些商界名流多喝了几杯酒后有不规矩的行为？”

“这倒没有，只是其中有一个人……我是不可能陪他吃饭的。”

“谁呀？你为什么不能陪他吃饭？”

叶田田咬牙切齿：“因为他是我的仇人。”

“仇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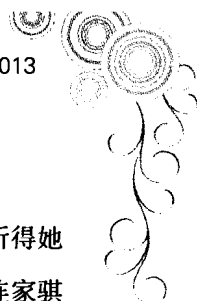
游星听得很是惊愕，一时激动，把原本压得极低的窃窃私语声都扬高了，讲台上的老师马上飞来一个警告的眼神。两个人都不敢再说话了，先专心听课。

下课铃响后，老师宣布下课的声音犹有余音，游星就迫不及待拉着叶田田继续追问：“刚才你说的那个仇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叶田田神色黯然：“游星，你知道我家只有我和妈妈两个人，我爸早就去世了。”

“嗯，我知道，你告诉过我你爸在你十岁那年就因车祸去世了。”





“昨晚那场晚宴，其中有一个就是当年撞死我爸爸的肇事司机。”

既然说开了，叶田田干脆把昨晚的情况详细地全说给了游星听，听得她啧啧有声：“田田你真厉害，一句话都不说就一个巴掌甩过去，估计那个连家骐当时都被你打蒙了。他一定做梦都想不到请来作陪的花瓶美女会给他一耳光。毕竟像他们这种有钱人，平时早习惯了被女人如珠似宝般地捧着。”

不过她又叹气道：“可惜了，这一巴掌也把工作给打掉了。田田你应聘这家模特公司可是交了培训费的，现在不干了钱也不会退，不就打水漂了？”

当叶田田告诉游星，她打连家骐的那一巴掌不但没让她丢工作，反而意外得到一个拍摄宣传海报的机会时，游星几乎是尖叫起来：“真的吗？你真是太走运了！”

走运吗？叶田田想一想好像是有点。上午在公司，因为她意外得到拍摄宣传海报的机会，让不少同事酸溜溜地说她运气好。尤其是沙美，声音酸得几乎能拧出汁来：“没想到让你一巴掌打出个新天地来了。”

的确，动手打了连家骐后，叶田田原本是打算引咎辞职的。谁知非但不用辞职，反而还因此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这个机会都是那一巴掌带来的。这——算不算是父亲的在天之灵暗中保佑她呢？

星期天上午九点，公司果然准时派车来校门口接叶田田，然后直接去了拍摄地点网球俱乐部。

那家俱乐部位于市新城区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段，网球场占地面积足有几千平方米。另外还配了一栋豪华会馆，里面有一应俱全的高尚健体康乐设施。客人打完网球后，可以去游泳池游一游，或去蒸气浴室蒸一蒸放松一下。还有譬如桥牌室、红酒吧、雪茄吧等种种娱乐场所可供选择。俱乐部实行会员制，高额的人会费让一般人根本不敢问津。

有过上次在那家私人会所的公关饭经历，叶田田走进这家高级俱乐部时，不至于表现得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她换上一套白色的网球裙装，先和一位男模搭